

《诗漫注》

## 深度入局

过于文艺的人，在有的关卡上，是过不去的。像玄奘这样，因为对于荆棘般的杂碎观念、和风雅、坚贞、正直等等优良品性，是混淆不清的。

为此，孔子早有诸多睿见的区分。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“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。”说话花言巧语动听入心，善于察言观色、俯首帖耳讨巧人的，基本不会是好人的。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。”“乡愿，德之贼也。”“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诈而已矣。”

文艺青年们，早就忘记了，真正的文艺，内质乃是直面自己内心、坚守正道的大无畏精神。就像修道，有人避世修行、有人远离城市，有人就以为，这是弱者的选择，孤傲极端的偏激行为。人世间的斯文，也被阴阳反背地演绎成了阴柔怪气。或者是，把阴柔怪气当作了斯文。可是你看看孔子本人，人家是“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”

这些荆棘“匝地远天，凝烟带雨。夹道柔茵乱，漫山翠盖张。密密搓搓初发叶，攀攀扯扯正芬芳。遥望不知何所尽，近观一似绿云茫。蒙蒙茸茸，郁郁苍苍。风声飘索索，日影映煌煌。那中间有松有柏还有竹，多梅多柳更多桑。薛萝缠古树，藤蔓绕垂杨。盘团似架，联络如床。”漫山夹道，密密搓搓，攀攀扯扯，盘团似架，联络如床，不知所尽。啧啧，简直就是杀马特少年们那惊爆眼球、让人崩溃的发型。

而这时候，必当是老猪他们的生猛混不吝的糙劲儿，正好是文艺藤萝克星。面对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杂乱思绪和小资情调，还是八戒清醒：“要得度，还依我。”来到荆棘岭界碑，看见那行小字

荆棘蓬攀八百里，古来有路少人行。

八戒豪迈的笑了，就你这点烂东西，还敢来拦咱？等我老猪与他添上两句：

自今八戒能开破，直透西方路尽平！

拦老猪是拦不住的，对孙悟空和沙和尚来说，这荆棘也跟杂草差不了多少。于是，故事的情节就必须转了，让玄奘直面自己的内心。于是就出现了古庙，以及早就躲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木头文妖。

这古庙，庙门之外，有松柏凝青，桃梅斗丽。台阶之上，有绿芜覆盖。庭院之内，有竹摇青珮，墙头之上，有野蔓萦绕。那鸟儿，悲啼如诉。让老孙，直叫凶多吉少。然后，那两个树精就在孙悟空举棍打来的当儿，把玄奘给抢走了。实际上，一直到最后，这几个树精，连跟孙悟空他们三兄弟交手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灭了。这样的本领，还能当着孙悟空他们的面儿抢走人。速度之快，简直是超过全副武装的职业抢尸大军。

实际上，之所以能抢走唐僧，小说的下一回有答案。暂且不研究怎么能把唐僧抢走。咱们看，为什么让他可以被抢走。抢走了，这荆棘岭的大关可不是就等于过了半截儿，便半途而废了吗？不是废了，而是猪八戒的勇猛，促使他面见自己的初心。既然初心已现，那就直击内心的考验吧。让他跟内心变异的品性节操，直接交锋。

交锋不是打仗，却是最钻他心的文艺范儿，来跟他刀锋相见。怎么刀锋相见？吟诗！你想不到这种奇特的方式吧？

是实际上，修行人才是真勇猛的。在过去，他们远离尘世，进入深山，外人以为清净，实际上是钻进了自己体系内的妖魔窝，与妖魔正面直击，运金刚智、行善无畏。

修行人不会自己去找妖魔。却是只要你心念有动，便会有妖魔应化而来。如这树精四操与杏仙。老木头说：“一向闻知圣僧有道，等待多时，今幸一遇。如果不吝珠玉，宽坐叙怀，足见禅机真派。”“圣僧勿虑。我等也是千载奇逢。”小木头说：“我听说有佳客在此会诗应酬，特来相访。敢求一见。”

实际上，玄奘是一开始开腔吟诗，就是入局了。后来见人家石屋环境优美，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，更是心花怒放，得意开怀，忍不住裂开嘴巴笑哩。你看他在乐极中念叨的一句是什么？

“禅心似月迥无尘。”

就在这种深度入局的情况下，他还以为自己修得无漏呢。要不是最后杏仙有那配偶之求与他，促他惊醒，估计他最后肯定是乐滋滋的在执迷中离开这里的木仙庵呢。

唐长老一上来，就喜欢上了人家这里的清幽之所，因此，当四个看上去道貌岸然的老头，潜意识就认定了人家是高尚之辈，所以，当四个老汉排着队对着他用诗来吹大牛，他非但没听出来，还钦羨不已，觉得眼前这四个，应该就是汉时“四皓”。

（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绘图 陈惠冠）